

上海封城 大陸 深度

上海，封城後的又一個春天，「我們已經是歷史的容器」

徐秋依然覺得它是中國最好、最適合生活的城市。但她也意識到，上海再好也只是「泰坦尼克號的頭等艙」。



鮑莉無法忘卻封城的經歷，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去看見，「把自己當作歷史和政治記憶的容器。」攝：LCT/端傳媒

上海封城

【編者按】一排朝向陽台生長的香樟樹，三月還是光禿禿的，六月已是枝葉茂密，鬱鬱蔥蔥。「好像你在家睡了一覺，起來的時候世界已經走了。」去年的春天，250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上海，在「休克」和次生災害中度過了白玉蘭的花期。一年後的今天，上海迎來了全面解封后的第一個春天，城市和人在甦醒。疫情的印記被抹去，人們不再輕易談起封城，但人們無法抑制地會想起封城。封城的切膚之痛讓「外表的美麗漂亮，無法掩蓋內心的創傷」。被政治和權力機器左右的普通人，只能把自己當作歷史記憶的容器。

如果你在2023年第一次抵達上海是三月份，迎接你的將是車水馬龍的大都市，人潮涌涌的公共交通，幾乎沒有疫情封控遺留下的痕跡，除了遮擋臉龐的外科口罩。

抵達上海虹橋火車站，下了列車的旅客在月台擁成一團，人們臉上還掛着口罩。行李箱和陌生人不時相互碰撞，人流呈扇形緩慢向前移動，擠進一米多寬的下樓扶梯口。疫情防控宣傳語從廣播裏消失了，只剩下拿着喇叭的工作人員提醒大家勿在電梯口停留。火車站內集成不同風味的餐廳，一半熱氣騰騰，一半拉下大門。

一年前的虹橋站很安靜。2022年5月底，大學生秦斯宇搶到返鄉的高鐵票，穿着學校發的防護服，抵達車站。大廳裏，很多揹着大包小包行囊的外來務工人員也打算離開上海。她感到很違和，四周寂靜，坐在蛇皮袋上打撲克牌的人，只有出牌的動作，沒有其他聲響。車廂裏也反常，安靜得「空氣快要炸開」。

上海一直被視為中國最開放和最有存在感的城市。2022年3月28日，上海浦東封城，而後困頓籠罩浦西，火車站和機場大幅減少班次，物流癱瘓。就這樣，國際大都市，2500萬人的生活，懸置兩個月。

如今，昔日的防控痕跡早已消失於虹橋站的嘈雜聲裏，旅客踩在封城時無家可歸的人打地鋪的地面上，涌向地鐵車廂。人們臉上堆滿了疲憊，口罩加重了車廂的逼仄和沉悶。2023年2月26日，上海申通地鐵集團公布數據，當日客流量超過1200萬人次，是2022年3月以來最高。高速公路的車流量在今年春節後持續上漲。

就算不清楚這些沈甸甸的數字，在上海開了六七年出租車的安徽師傅也明顯感覺到，上海人流量大起來了，來玩的多，出去玩的也多。在他眼裏，如今的上海和疫情前已沒有區別，封城已是過去式，「過去就忘記了，過去就過去了。」

城市表面肌理幾乎抹去了疫情的印記。割斷人類生活的封鎖線和藍色圍板，消失了。穿着白色防護服的人，消失了。遍布大街小巷的1.5萬個核酸亭，貼在公共場所的二維碼，消失了。在上海工作了10年的尤伽不知道核酸亭是怎麼一夜消失的，儘管他同樣不知道核酸亭是如何建起來的。我們與尤伽談天的時候，他不假思索地指了指不遠處的街道，「以前這有一個核酸亭，那也有一個。」

他的手在空中咻地比劃了一下，聲調輕快上揚，「像魔法棒揮一下，『走』，就全部不見了。很奇妙，所以（上海）叫『魔都』。不知道誰拿着魔法棒，一揮就走。」

中國官員和專家 如何談論封城和防疫？

為什麼（封）不行？因為上海不僅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，還在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承擔着重要功能，對全球經濟都有影響。

上海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
2022年3月26日（上海封城前兩天）

上海處於把疫情「圍住撈乾」的階段。

作為國際性大都市，外防輸入不能放鬆，要堅持人物同防。

梁萬年，國家衛健委
疫情專家組組長
2022年4月10日

取得了大上海保衛戰的重大階段性成果，堅持「動態清零」。

李強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
2022年5月30日（上海解封前）

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實現疫情防控平穩轉段……我國疫情防控的各項策略措施完全正確，防控成效巨大。

李強，國務院總理
2023年3月

依法將新冠病毒感染從「乙類甲管」調整為「乙類乙管」……有助於提升防控工作的科學性、精準性、有效性……有助於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。

汪文斌，外交部發言人
2022年12月（中國防疫放開後）

資料來源：端傳媒綜合整理



端傳媒
Initium Media

復甦的、流失的

疫情不是餐桌上會輕易響起的話題。就算是，也會很快被繞過，像是迷信的

人碰到了什麼髒東西。

春天又來了。

三月末的上海還浸透在寒意中，早春的寒風常常溜進衣服的空隙。高過馬路電纜的梧桐樹正蓄勢待發。楊柳和櫻花是春天的開場白。這將是一個會被人觀賞的春天。

但對大多生活在上海的人而言，去年的春天在他們的感知中是一片空白。從三月到五月，「封城」跨越了整個春天。徐秋記得，剛封城時她們裹着羽絨服，被放出來時，穿上了吊帶裙。

一排香樟樹對着尤伽的陽台生長。去年三月還是光禿禿的枝桠，六月能出門的時候，已是枝葉茂密，鬱鬱蔥蔥。「好像你在家睡了一覺，起來的時候世界已經走了。」

上海的精緻生活正在甦醒。中共一大會址旁的商業社區新天地，人頭攢動。一家外國護膚品牌門店外，供顧客試用的洗手液和精緻的洗手池吸引了不少行人，香味四散在空氣中。一家號稱純手工製作的網紅奶茶店外排起長隊。不時有黃牛靠近年輕男女，若無其事般小聲透露「有現貨」「不用等」，一杯30元的招牌麻薯奶茶被翻倍賣出。走在這個精緻的街區，彷彿置身於倫敦市中心的Covent Garden。

建造於上世紀90年代的地鐵2號線橫穿上海6個區，連接兩大機場和虹橋火車站，途經市區最繁盛的商業地帶。歷史悠久的江南古剎靜安寺，座落在車水馬龍的南京西路。從地鐵站冒出的遊客不斷詢問靜安寺的位置。事實上，只消回頭一望，就是那座頗具壓迫感的古建築。金光閃閃的寺廟斜對面，是大都市的現代化地標嘉裏中心。

幾個男人走進嘉裏中心的西餐廳吃晚餐，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談。話音飄在空中，有人突然嘆了口氣，「已經三年疫情了，好多人都死掉了。那怎麼辦，日子還是要過啊。該收斂還是收斂啊。」話語不被接住，他們很快聊起別的。疫情不是餐桌上會輕易響起的話題。就算是，也會很快被繞過，像是迷信的人碰到了什麼髒東西。





上海中山公園的家庭郊遊活動。攝：LCT/端傳媒

當我們談論起上海的春天，無法避開談論公園。佔地20萬平方米的中山公園正迎來春天，櫻花、香樟、雪松盎然生長，相機總是朝最鮮豔的那群撲去。人們總能在公園找到自己的小角落，老人們在廣場上跳舞、踢毽子、跑步、閒談，年輕人在綠茵草地追逐飛盤。

公園成為一種生活。在這裏，秦斯宇排遣了生活在大都市的孤獨感。秦斯宇在中學愛上英倫搖滾音樂，從外地來到上海讀書，找到一群有共同愛好的朋友。每隔幾個月，大家相聚公園，坐在草地上聽音樂，興致所至，起身搖擺。

去年解封后，公園裏頭的身體失去了扭動的記憶。秦斯宇發現，草地上的人們都在低頭刷手機，她自己也感受到能量從身體中流失。「和封控有關係，會潛移默化消磨一些精神，也沒什麼能量去鼓舞大家。」

染着淺色頭髮的秦斯宇熱愛藝術，三天兩頭往劇場跑，那是疫情前的生活。她講話慢悠悠的，聲線輕柔。現在她把生活塞得滿滿的，睡眠不夠，臉上掛着厚厚的眼袋。解封后，生活或許還會朝前走，還能掘出美好的小事，但秦斯宇性格中的一部分好像永遠丟失了，她變得沒那麼喜歡組織活動，「（性格）本來是一朵雲，現在是被打成一塊石頭砸在地上的感覺。」

穿越時空的身體記憶

解封后的夏天，鮑莉搬去北京，「留下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樣的習慣」。

食慾和社交慾望一起離開了。解封后，秦斯宇發現自己餓到厭食。

去年春天，困在幾平米宿舍的日子裏，秦斯宇暴瘦10斤。有的同學瘦了快20斤。秦斯宇在校園裏不愁果腹，但很久沒有接觸過盒飯之外的食物，味蕾不被平撫。平時常吃的小零食和奶茶突然從生活中消失，年輕人們開始在群組裏交換過期食物。她還記得那袋完美的過期巧克力粉，「只過期了一兩天。哇，我就覺得太棒了。」後來搭火車逃離上海，在隔離酒店的時候，秦斯宇打開一包螺螄粉，用開水沖泡其中的湯料包。每次擠出一丁點兒，再把湯料包小心翼翼封好，連喝三天。

食物如黃金般珍貴。某個深夜，在安福路的小洋樓角落，鮑莉蹲在垃圾桶旁吃雞，邊吃邊哭。那是朋友幫忙搶購的物資。鮑莉說，觸摸到那袋熟食雞肉有「神恩降臨」的感覺。鮑莉從沒成功搶菜，好不容易收穫的食物，如獲至寶般塞進冰箱，但大部分東西最後爛在了裏面，「進入很扭曲的狀態。所有吃的東西像黃金一樣，你得到了黃金不敢花掉。但凡吃了，就會有愧疚感。」



熱愛的搖滾樂的秦斯宇，封城改變了她的性格，「本來是一朵雲，現在是被打成一塊石頭砸在地上的感覺。」攝：LCT/端傳媒

解封后的夏天，鮑莉搬去北京，「留下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樣的習慣」。最好吃的食物還是封城時最愛的自

熱米飯，加水，放置一會兒，就能吃上一口溫熱的煲仔飯。對鮑莉來說，自熱米飯有鄉愁的味道。偶爾，在午夜，想起封城時光，鮑莉會下單買盒午餐肉來炒蛋。鮑莉不會做飯，這是不會做飯的鮑莉她在封城期間習得的簡單菜式。

封城期間，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的柯彥努力維持生活中的穩固感，靠的是每天早上衝泡一杯速溶咖啡，獲得一些好聞的氣味。有天，她照例在公司開會前衝上一杯咖啡，倒入僅存的牛奶。可一不留神，一隻蟲子掉入杯中。晴天霹靂，柯彥數了數，家中只剩四五包咖啡了。她盯着在杯中遨遊的蟲，過了五六分鐘，決定撈出蟲，喝光咖啡。「很像荒島求生，考驗人類在物資告急、沒有同類的幫助下，可以做出什麼選擇。」

後來，柯彥也收到政府配送的物資盒。她把盒子擺在客廳中間，為了每天路過時能看一眼。但她忘了要吃掉食材，也忘了把食材保存在冰箱。直到房子裏散發餿味，她才意識到食材都浪費了。爛掉的食物吸引蟲子飛入家中，這反倒成了柯彥的慰藉。她在死寂的街區生活了兩個月，需要其他生命的陪伴。

有人學會了精細儲備食物的技巧。那時網絡流傳生活技能帖，尤伽學會把蔬菜切好，水瀝乾、擦乾，這樣冷藏保鮮期會更久一點。好不容易吃上豆腐，剩下的半盒，切片，放進冰箱冷凍櫃。「很小的一個食物都視為珍寶。」

秦斯宇被困鎖宿舍的那段日子，惡夢總在深夜降臨。平時挺樂觀、不多糾結心思的秦斯宇，終於感受到陰鬱。睡眠也被切割成小塊，總是睡兩小時就猝醒。

章楠是心理諮詢師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她總是「準備」的狀態，心裏有愛，給予關懷。解封后，那種豐盈的狀態被「世界毀滅了也和我無關」的冷漠取代，失去和任何人的連結。章楠聽說，不少諮詢師在封城期間也曾向她們的輔導尋求幫助。





章楠從事心理諮詢，經歷封城，她發現自己失去和他人連結的慾望。攝：LCT/端傳媒

鮑莉在解封后也去求醫。足足四個月，月經沒有出現，鮑莉以為自己懷孕了。直到夏天月經才恢復正常。

「用殘忍的角度想，這樣我就不用衛生巾了。」醫生告訴鮑莉，有許多女孩在封城期間也沒有來月經。

夏芒觀察到上海市民有一個隱形的變化，更依賴手機了。

手機幾乎成為人體器官。夏芒的朋友和男友異地戀愛一年，從外國回來後，發現男友變了副模樣。從來男友搭地鐵時看書，現在手上拿的是手機。夏芒寬慰朋友儘量理解男友的改變，「他經歷過上海封控，當時手機就是他的器官。出門靠手機，搶菜團購靠手機，不看就餓死了。」

手機也拯救了尤伽。「好像你在家睡了一覺，起來的時候世界已經走了。」沒能參與世界前進的時間裏，陪伴尤伽的只有社交媒體。他沉浸在手機直播裏，專挑旅遊和美食頻道，跟着博主去天南海北，在大理曬夕陽，穿行東京澀谷和香港銅鑼灣人潮洶湧的街口，聽播主說重慶小面和毛肚的滋味。「我現在覺得好傻，當時就很感謝他。有一雙眼睛、有兩條腿，替你看那些東西。」尤伽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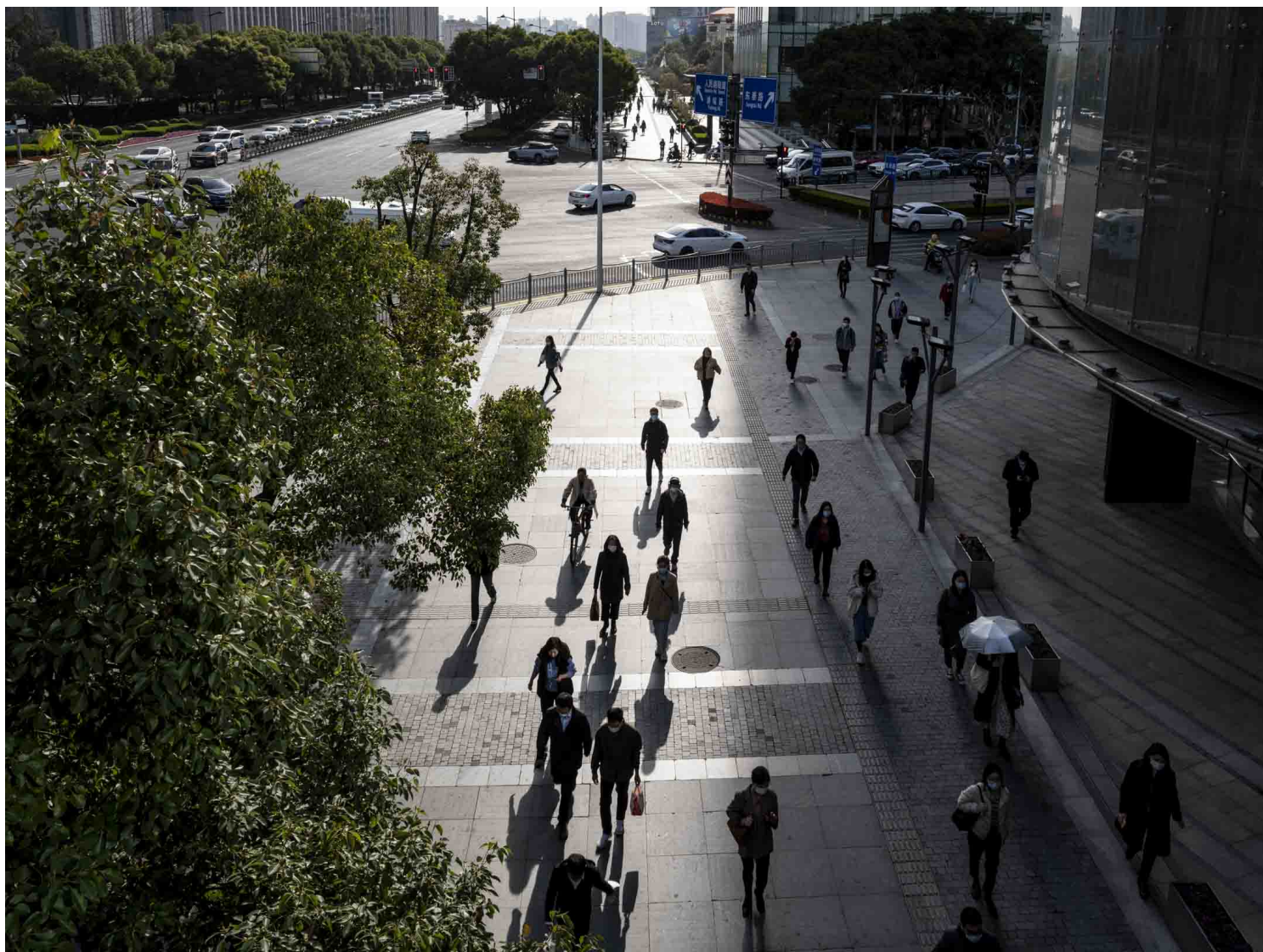
被封城剝奪的日常，得靠自己一點點搭建生活原本的模樣。

囤積創造安全感。直到2022年秋天，尤伽還是會買上幾大袋冷凍水餃，一袋五六十顆，放進冰箱。大米也成為囤貨必備品。尤伽擔心寒冬將至，會引發新一波疫情。

獨自在上海生活的江蒙，也因為封城留下囤菜的習慣。解封后，她仍沒有安全感，總感覺還會封城，買了很多東西放在家裏，「沒有兩袋餃子，我就感覺很危險。」餃子放到不新鮮了，她才會吃掉。今年三月初，江蒙的媽媽來上海看望她，幫忙收拾屋子，發現冰箱裏還有很多放了幾個月的餃子，催促她趕緊丟掉。江蒙不願意，媽媽勸解道，不會再封了。她堅持：「我就是需要它在家裏。」最後，餃子還是被丟進了垃圾桶。

沒人想像過在21世紀的上海會重現飢餓的歷史。也因此，尤伽和母親的記憶產生了連結。尤伽還記得，小時候母親說起飢餓的故事。那時晚飯吃不飽，就往肚子裏塞進土豆高粱。尤伽是九零後，他說自己這一代認為吃飽飯是理所應當的，沒人會把心思花在吃飽飯上。

「我理解了我媽小時候，我以前就是個局外人。文革、各種運動、沒飯吃，沒感覺的。」尤伽說，「所以我覺得挺恐怖的，假如年輕一代不知道以前的歷史，假不定哪天歷史就成真了。」



上海世紀大道上的上班人士。攝：LCT/端傳媒

關係、連結與斷裂

航班起飛前，他們倒數着最後在一起的日子，知道對方不會再回來。在機場離別後，不捨和無奈的情緒終於爆發，覆蓋了在家中產生的憤怒和厭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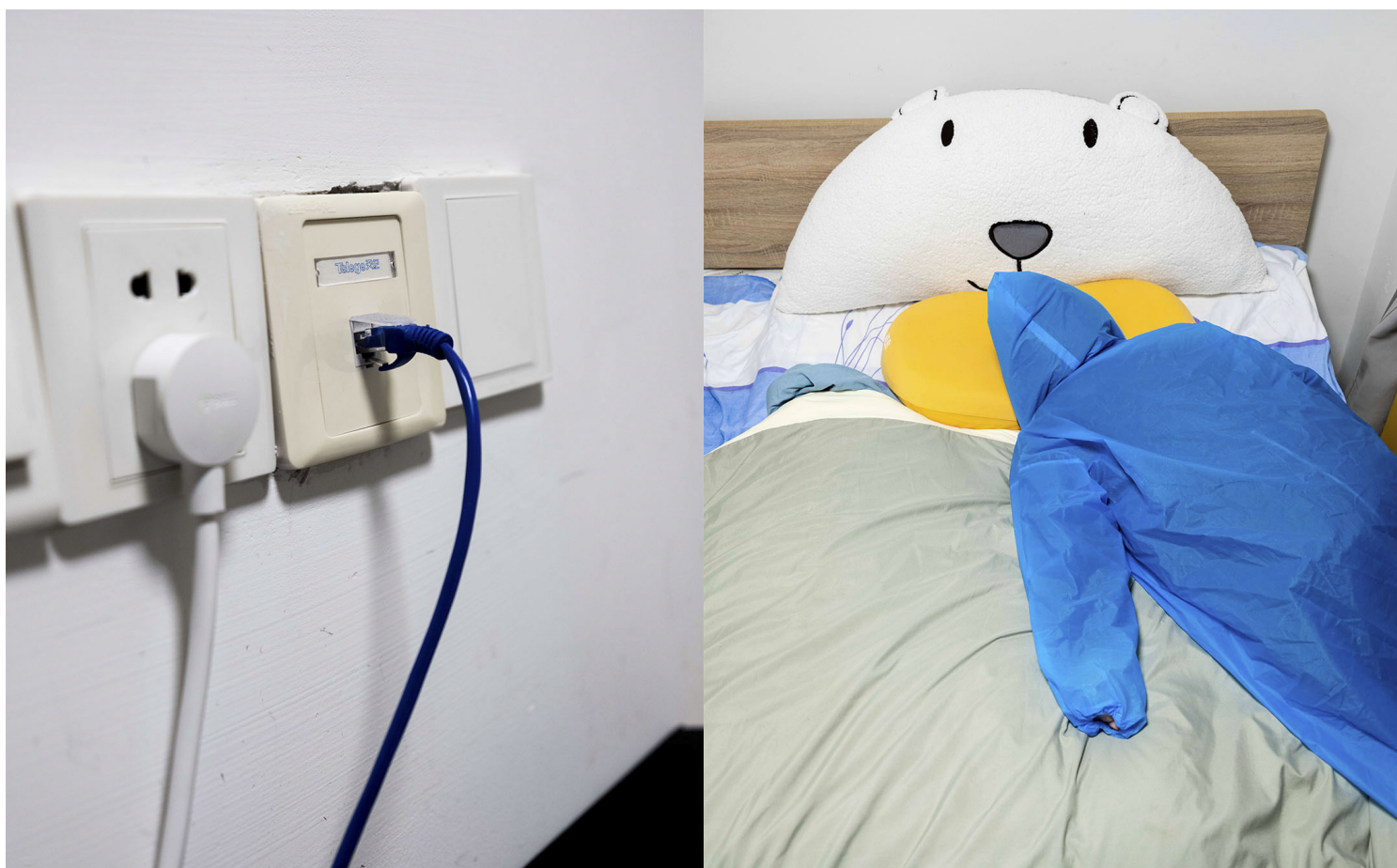
封城將歷史與現實的關係改寫，也重塑着漩渦中人與人的關係。

解封第二天，陳晨出門去剪頭髮。還沒進門，前台熱情迎客。她開始打腹稿，思考着要和人家說些什麼。進門後，陳晨對理髮師「過於熱情」的靠近感到緊張，她本能地想要離遠些。這種不適感在洗頭時達到巔峰，對方離她很近，頭髮被觸碰時，她「瞬間發毛」，「就像流浪貓被人突然摸了一下。」後來透過鏡子看到理髮師，她感到恍惚，好久沒有陌生人離她這麼近了。

章楠和室友在封城期間交流很少，儘管兩人以前是很熟的好朋友。在封城這事上，她們意見不同，對方覺得「不用上網線」。章楠以前就知道室友的立場觀念，這並沒有影響她們的生活，但疫情放大了這個矛盾。解封后，章楠更享受接觸自然，她去了各個公園的湖上划船。12月，她搬到了一處有大窗戶的新家。望向窗外，眼底盡是綠葉，幾棵長到三層樓高的大樹鬱鬱蔥蔥。

封城也給親密關係刻下創傷。夏芒有一些中國女性朋友，伴侶是外國人。外國伴侶在上海生活多年，有優質的待遇，封城後更容易擁有選擇的權利，大使館也能安排他們離開。這些中國女生對清零政策深惡痛絕，但沒法做到說走就走。女生在封城期間看到次生災害等新聞，被黑暗環境和無助求救聲淹沒的憤怒和痛苦，無法在外國伴侶那得到共情與理解。為了挽救與伴侶之間的情感連接，有的女生甚至「逼着」男友看大翻譯運動。伴侶置身事外地抽離狀態，給女生帶來痛苦。

航班起飛前，他們倒數着最後在一起的日子，知道對方不會再回來。在機場離別後，不捨和無奈的情緒終於爆發，覆蓋了在家中產生的憤怒和厭惡。原來，直到分別的一刻，自我、親密關係、最小單位的情感，才會迸發出來。直到現在，女生仍處於傷痛中，不想提起那段時光。





柯彥喜歡探索城市，總會在週末踏上一班火車去上海周邊城市遊玩，解封后很長一段時間，她絲毫沒有離開的慾望。攝：LCT/端傳媒

戀人分離的同時，陌生人也在發生連結。原本柯彥居住的公寓裏，像是陌生人的鄰居們，突然熟絡了起來。人們通過微信群實現物品流通，用不完的物資、吃不完的蔬菜包在樓道間傳遞。人們有意識地發現他人的需求，並主動提供幫助。那時候，公寓樓下的餐廳，堅持「違規」營業，老闆娘每天在餐廳後廚做飯，為了躲避警察巡邏，有時燈也不敢開。一位在國企工作的鄰居主動包攬統計和收錢的活兒，「地下餐廳」才得以持續。

「脫離商品化運作邏輯，鄰里間靠自己的意願是可以高效組織的。平時就是外賣快遞，很少能和這棟樓的人建立聯繫，或和服務你的人建立聯繫。」柯彥很懷念當時的狀態，這一切在解封后都消失了。

在那場寂靜風暴中，微信群組有如一艘艘救生小艇，鄰里情誼在小艇中萌芽。解封后，夏芒手機上那些關於疫情封城的群組，逐漸更替為二手交換功能。群組從交友和相互支持的性質，變成功能性的存在。夏芒認為，缺少了共同語境，那些群組也很難再持續。「友情的延續，不只是因為你們住得近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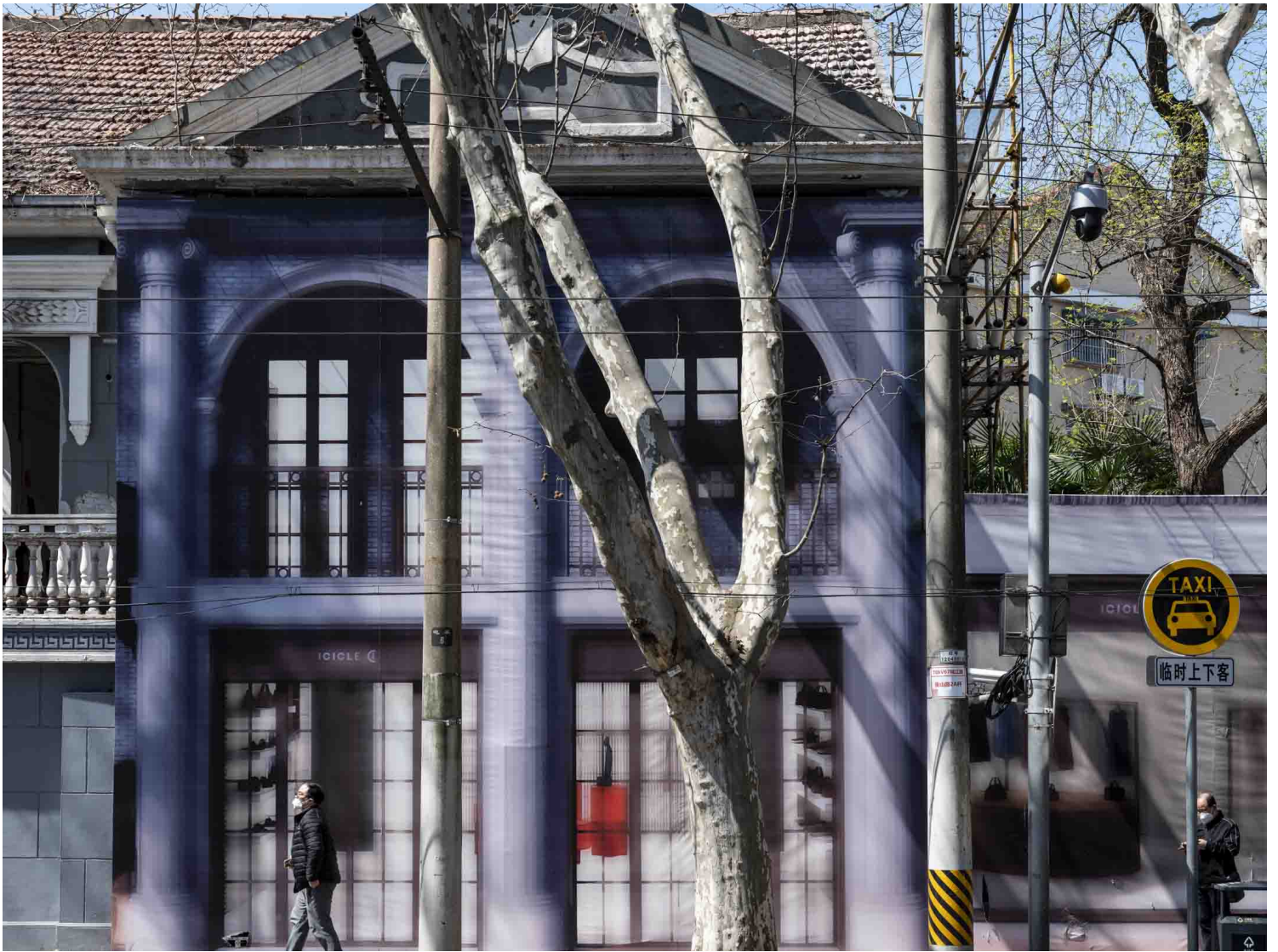
老上海司機卻有不同的新奇體驗。本來樓上樓下都不認識，後來大家有了群，「都互相聯繫了，有了困難互相幫助，壞事變好事了。」他自豪地指了指手機屏幕中仍在活躍的團購群，「堅持到現在呢，什麼都買，化妝品、橘子、雞腿…價格也優惠！」

「歷史颳了陣風，我們的日常就沒了」

陌生人隨口一句話都會讓鮑莉意識到，外部旁觀者完全不知道她們經歷了什麼。她可以接受對方輕描淡寫，但要是維護體制，她會瞬間「陷入狂怒」。

這些如噩夢一般的經歷很難被理解。就像一個人做過噩夢後，只有自己的身體能記住驚懼、發麻的感覺。夢境用語言還原得再真實，對他人來說也很是遙遠。

尤伽告訴外地朋友，自己發現冰箱就剩幾顆菜時哭了出來，還是把那些菜洗乾淨、切好、冷凍。朋友不相信，覺得尤伽的描述很誇張，笑場了。後來，一聽到別人說自己「好誇張」，尤伽就不再往下說了。「沒有經歷這個事情，哪怕說得再真實，他們也會覺得你誇張。」



上海徐匯區的一個建築中的工地。攝：LCT/端傳媒

解封后鮑莉去成都玩。美甲店老闆知道她從上海來，便說「封城你也在吧」，「哎呀謠言滿天飛」，「說你們要餓死了」。鮑莉回覆她：「是啊，我們是要餓死了。」陌生人隨口一句話都會讓鮑莉意識到，外部旁觀者完全不知道她們經歷了什麼。她可以接受對方輕描淡寫，但要是維護體制，她會瞬間「陷入狂怒」。

去年五月末，尤伽想起封城前有複診需求，向社區申請出行證明，終於獲得一次機會外出。直到保安把小區的小鐵門打開的一瞬，他都感到不真實。腳邁出去的時候，他思忖，「我是出來了嗎？」問題接二連三在心頭冒出，「我可以自由嗎？我可以出來嗎？我可以到哪條路走走嗎？會不會走到半路，有人把我拉回來？」在街道上走了一小段路，確定沒人管着，尤伽才放心撒開腿到處轉悠。

來到往日熙熙攘攘的淮海路，落葉一地，如世界末日降臨。一個高級商場外，人們徑直睡在門口，身旁的家當只有一籬筐的水瓶。街邊有一些長頭髮的人，等待偷偷開店的理髮師為他們剪頭髮。建於1924年，如今搖身一變成為上海網紅地的武康大樓，外圍曾被封鎖帶切割。那一帶法租界是尤伽平時喜歡走街串巷的地段，彼時光景不再。

尤伽熱愛戶外生活和攝影，週末一定得出門，去城市徒步，參加活動，品嚐新店。有時候，單純只是想出去湊湊熱鬧，看到人多就興奮。尤伽有一次和人聊起封城，對方喜歡宅，說三個月居家生活不是難事，況且還搶到一箱可樂。「我想抽他，」尤伽以溫和的聲線吐出這幾個字。在家關上兩個月，對他而言猶如監禁。

「2500萬人，就停在這個地方。我覺得很恐怖。就像行為藝術，做一個社會實驗，你們這幫人什麼時候能瘋掉。」尤伽說，一個犯人抓進監獄，揹負有期徒刑，到了一個時間點就自由了。「但它是各種疊加。你就像西西弗斯，推上去加14天，推上去再加14天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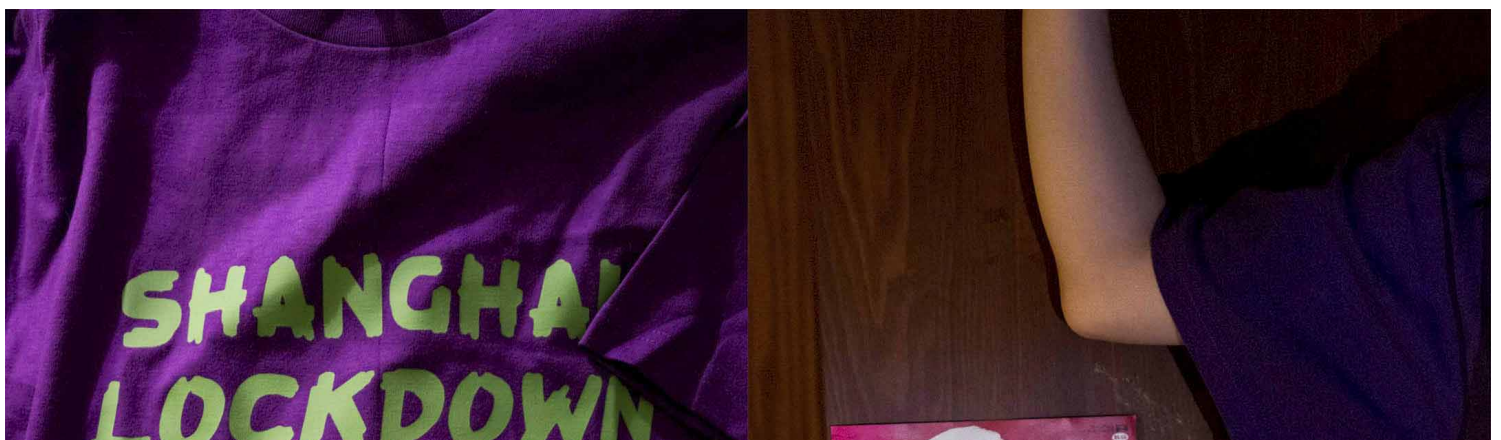
「那段時間我想了很多。有時候，年輕人好像很激昂聊了些事情，但如果那個巨大的意志叫你停下來，你發現你做不了任何事情。」尤伽說。

解封后，尤伽和親友久別重逢，大家不自覺地迴避封城話題，聊好吃的餐廳，去哪裏轉悠。尤伽覺得日常很輕易就被剝奪了。「可能歷史颳了陣風，我們的日常就沒了。」

尤伽想趕緊撿拾日常，但荒誕仍在延續。去年6月，尤伽買了張前往南方的火車票。列車開進比鄰上海的浙江省，電話響起，對方問他在浙江待多久，尤伽說列車很快離開，對方就把電話掛了。這一路上，尤伽收到不少類似的電話。抵達南方小城，當地的酒店都不歡迎來自上海的人，折騰了一宿，尤伽又累又氣，翌日直接回到上海。

麻木感滲透進日常生活，築起一道高牆。柯彥喜歡探索城市，總會在週末踏上一班火車，駛向蘇州、杭州、無錫。解封后很長一段時間，她絲毫沒有離開的慾望。有次出行，抵達蘇州火車站，不消20分鐘，就被蘇州「大白」從通道原路押返。原來那時浦東出現一例病例。「大白」看着來自上海的人搭上火車才離開。今年初，柯彥回了趟老家，也去了蘇州旅遊。

看着身邊的同事漸漸開始計劃出國旅遊，柯彥才覺得那道牆暫時不存在了。





學畢業後就到上海工作的鮑莉，在2022年夏天搬家到北京，她說自己無法再像以前一樣面對上海輕盈的小資生活了。攝：LCT/端傳媒

泰坦尼克號的頭等艙

法租界一帶五光十色的光鮮生活，都被封城敲碎了，「（你以為）可以打開房門跟着外面的音樂跳舞，但實際上，唯一事實是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」

與隔離牆一同坍塌的，是上海摩登都市的形象。

幾年前大學畢業後，鮑莉就來到上海，從事廣告行業。選擇法租界的小洋樓居住，儘管空間小、租金貴，但法租界一帶能提供給她五光十色的光鮮生活。這一切都被封城敲碎了，「（你以為）可以打開房門跟着外面的音樂跳舞，但實際上，唯一事實是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」

去年夏天，鮑莉的房子租約到期，碰巧一位北京朋友在找室友。鮑莉決定北上，行李中塞進一本詩集《死亡賦格》，裏頭夾着一張沒有填寫的核酸單據。

「黎明的黑牛奶我們傍晚喝 / 我們中午早晨喝我們夜裏喝 / 我們喝我們喝 / 我們在空中挖一個墳墓那裏我們躺着不擁擠 / 一個男人住在屋子裏他玩蛇他寫 / 他黃昏時寫信回德國你的金發瑪格麗特 / 他寫罷走出門群星閃耀他吹口哨喚來他那群狼狗 / 他吹口哨喚來他的猶太人讓他們在地上挖一個墳墓 / 他命令我們演奏跳舞曲」這是《死亡賦格》是詩句。封城期間，鮑莉反反覆覆地讀，已經能背下。

來到北京，鮑莉最常聽到的問題是，為什麼從上海來北京工作。她一次又一次吐露相同的答案：封城兩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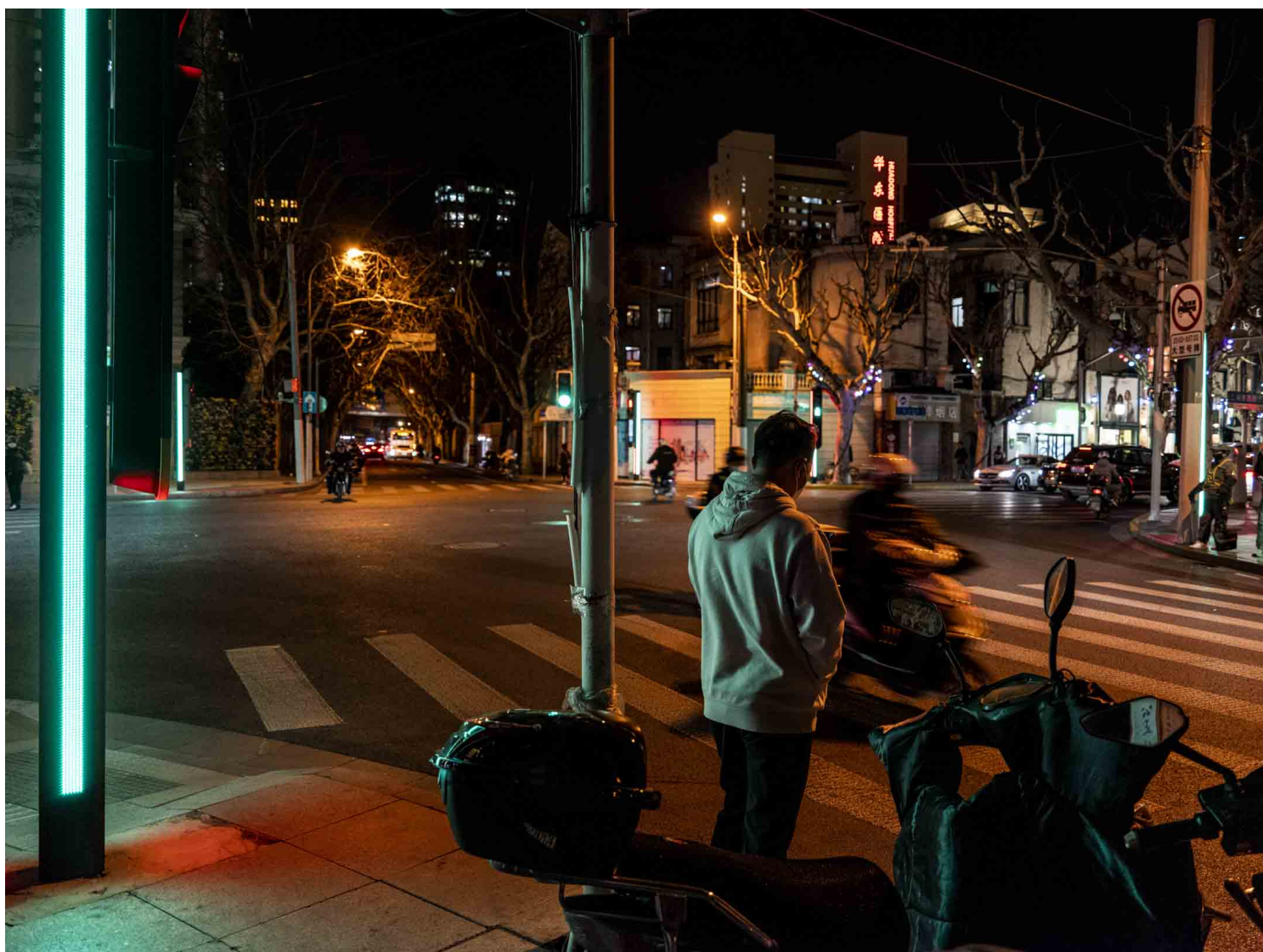
月就像被家暴男囚禁，讓你捱餓，充滿驚恐，同時還要工作。兩個月後過去，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，我們要繼續生活。「我咽不下這口氣。」鮑莉說，沒法再像以前一樣面對上海輕盈的小資生活了。

人們不再輕易談起封城。但人們還是無法抑制地會想起封城。

如今江蒙出門，看到很多人已經不戴口罩，就會想起去年的春天。前段時間她去看一部話劇，又想起去年買的好多場劇都被取消了。有時候，鮑莉看到搶菜使用的購物APP就趕到反胃，看到某些商品就會回想起搶不到的滋味。

生活看似復常了，但人們總會不經意被刺痛創傷。今年初，鮑莉在戲院看《流浪地球2》，身體燃起怒氣，電影讓她勾起顧全大局、犧牲小我的諷刺感。一氣之下，她發了一則微博，隱晦地表達被這部電影的意識形態冒犯。有網友留言，「讓我想起了2022年上海春天。」

那個春天種在人們心底，在去年冬天的烏魯木齊中路生發。



烏魯木齊北路的晚上，一位青年在觀看手機。攝：LCT/端傳媒

夏芒還記得去年11月末，烏魯木齊大火後，人們紛紛走上街頭。在抗議現場還沒演化成警方抓人的時候，她聽到現場有一位男生對維護秩序的城管哽咽道：你知道他們死了多少人嗎？你知道我們被封過三個月嗎？「這個事情在心裏還沒被忘記，只是沒有表達的空間而已。」她認為，很多人聚集到烏魯木齊中路，除了紀念同胞，也為了悼念死去的三個月。

烏魯木齊中路附近的街區，是出了名的網紅地帶。長槍短炮的相機鏡頭、盛裝打扮的人們、新潮的餐廳和小店，全都堆積在那兒。夏芒看到，許多在烏魯木齊中路現場的女生，臉上都有着好看的妝容，都長得很漂亮。「她們可能剛參加完party，或者約會逛街，吃完一頓美美的晚餐，就到了現場。」夏芒說，「那種外表的美麗漂亮，現在已經掩蓋不住大家內心的創傷。那種創傷會隨時被翻出來。」

「也許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，我們已經是歷史的容器。」鮑莉還是想記住封城的經歷，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去看見，「我們每天都在被政治和權力機器形塑，你沒法依賴任何平台記住，只能把自己當作歷史和政治記憶的容器。」

要紀念那兩個月，得以小心翼翼的姿勢進行。儘管許多人都不想這麼做。今年三月，輾轉之下，鮑莉發現了一款印有紀念封城的T恤，她想要買一件，但聽說有人因為購入這件T恤被公權力找了麻煩。

「多元」「開放」「自由」，是人們賦予上海最常見的標籤。不同地區的方言在繁華的行人街道上交匯，你可以遇見本地人、移民、富人、窮人、懷揣理想的人和失意的人。人們可以懷抱千萬種理由和夢想相遇，卻也因為同一種經歷思考是否要按下離開的按鈕。





上海南京東路附近一個商場的年輕人。攝：LCT/端傳媒

四五年前，中國仍在席捲互聯網熱浪，夏芒順勢踏入其中。兩三年前來到上海，依舊在大廠忙碌。上海對她並不陌生。她出身於江浙，童年對上海的印象是，能幫助老人治病，是醫療資源重鎮。在去年四月體驗過方艙生活後，夏芒在秋天的一次轉運中嘗試拒絕，不惜以絕食抵抗，最後那層樓只有她沒去方艙。年末，她遞上辭職信。加入數字遊民的隊伍，打算在今年夏天去外國生活。

根據2023年3月23日發布的《2022年上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》，對比2021年，全市常住人口降幅擴大，減少13.54萬人，而外來常住人口減少25.73萬人。

封城也是造成江蒙想盡快出國讀書的原因。去年秋天，她開始準備申請資料，如今還在等待學校的消息。

徐秋還是很喜歡上海，依然覺得它是中國最好、最適合生活的城市。但她也意識到，上海只是「泰坦尼克號的頭等艙」。經歷封城後，她對海外身份的慾望更強烈了。當時看到一些有國外身份的人能離開，她很羨慕。「有這樣的選擇權是一種安全感……海外身份是一個buff（增益），它能夠加強我过上更想要的生活的能力。」

去年3月通過應急招聘在上海方艙做臨時護工的曹阿姨，也選擇了留下。儘管在封城期間，她遭遇了比其他市民更多的不公平待遇。這裏工資高，護工一個月收入能有七千，在老家，月薪兩千的工作都難找。北京、天津她也待過，但待遇都不如上海。「在上海不還是為了掙錢嘛。」

3月22日，由「上海闢謠平台」一年前發布的《「上海封城」傳言不實》的公眾號文章被重新翻了出來，在朋友圈流傳。文章寫道，「希望廣大市民不信謠、不傳謠，也不要搶購囤積食物等生活用品。」隨後，該文章被發布者刪除。

中國官員和專家 如何談論封城和防疫？

如何談論封城和防疫？

為什麼（封）不行？因為上海不僅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，還在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承載着重要功能，對全球經濟都有影響。

上海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
2022年3月26日（上海封城前兩天）

取得了大上海保衛戰的重大階段性成果，堅持「動態清零」。

李強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
2022年5月30日（上海解封前）

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實現疫情防控平穩轉段……我國疫情防控的各項策略措施完全正確，防控成效巨大。

李強，國務院總理
2023年3月

上海處於把疫情「圍住撈乾」的階段。

作為國際性大都市，外防輸入不能放鬆，要堅持人物同防。

梁萬年，國家衛健委
疫情專家組組長
2022年4月10日

依法將新冠病毒感染從「乙類甲管」調整為「乙類乙管」……有助於提升防控工作的科學性、精準性、有效性……有助於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。

汪文斌，外交部發言人
2022年12月（中國防疫放開後）

資料來源：端傳媒綜合整理



端傳媒
Initium Media

一位上海男生在封城期間當過基層志願者。他心裏明白，那時有些人很痛苦，但他對那段時日的記憶卻不是痛苦，而是身體的疲憊。回望那段經歷，他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確的。面對「是否為虎作倀」這樣的疑問，他沉思了幾秒又苦笑，他還是認為，如果沒有他們這樣的基層志願者，疫情可能還會持續更久。如果回到過去，他會做出相同選擇。

三月末，春雨溼答答地灑落上海。一週年之際，有人在微信公眾號發布封城時期書寫的文章，再一次被404。有人舉辦了一場低調的畫展，一筆筆畫下封城和三年疫情。一位老人在畫前流下眼淚，她在疫情期間失去了至親。看到展覽、看到有人記住，讓她心裏好受多了。但傷痛是不允許存在的。這場低調的畫展，不出幾天，便在那個巨大意志的陰影下，宣布「閉館」。

為尊重受訪者意願，秦斯宇 尤伽 鮑莉 夏芒 柯彥 章楠 江蒙 徐秋 陳晨均為化名

端傳媒實習記者 王梓燁 對本文亦有貢獻



從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眺望下的上海。攝：LCT/端傳媒